



鮎埼亭集第十五卷

甬上 全祖望 謝山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福建世襲輕車都尉會稽姚公神道第
二碑銘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閩督姚公用密計授水師提督
施琅下臺灣七日破之

詔封琅為靖海侯而公自陳無功故賞亦不及是年
十有一月公疽發背薨歸葬于越嗚呼為子馮為楚
畫平舒之策及其身後屈建成之而曰是先大夫為
子之功也歸封于其子羊叔子畫平吳之策于晉及
其身後杜預王濬成之而武帝曰是羊太傅之功也

告之于其廟。古人旂常之公論如此。其覈也。唐裴晉公之平淮。則李涼公不免有慚德矣。然涼公之有憾于碑。非敢以揜晉公也。特欲軒顏胤古通之上耳。且所爭不過在文字。而酬庸之典。則自晉公而下。顏胤古通固無不及也。今公以航海數千里之捷。封濱海數百里城之巨惠。三世不賓之餘孽。累年運籌。一旦而廓清之。又非為羊二公不及其身者之比。而彤弓信圭。移之別將。溘為長逝。并不蒙祗電黃腸之澤。雖在勞臣報國。豈敢有言。而彼偃然開五等之封者。吾不知其何以自安矣。臺灣自生民以來。不通上國。前明崇禎時。鄭芝龍為海盜。嘗屯聚焉。芝龍既受招撫之命而棄之。丙戌。芝龍降於

世祖。其子成功不從。聚其故部。據有廈門金門二島。以侵佚我中土。已亥。大舉窺江寧。敗去。始取臺灣。定為老巢。而往來二島間。為窺覷計。壬寅。成功沒。其諸將如施琅黃梧。已先降于我。至是以兵平二島。其子經遁入臺灣。軍不及萬。船不滿百。勢稍衰。康熙十有二年。三藩難作。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建。次年。始乞師于鄭氏。臺人大喜。並渡海而西。閩中故皆鄭氏恩舊。精忠之海澄總兵趙得勝。首約同官劉國軒等附于經。精忠始惧。經遣人說精忠。借漳泉二府以治兵。精忠難之。經怒。遽取泉州。南取廣之潮州。次年。又取漳州。精忠大懼。吳三桂累為精忠請。令畫楓亭之界守之。然不獲成。次年。三桂令尚之信。割惠州賂經。然

經兵不旋踵取汀州。鄭氏復大振。其時和碩康親王討精忠。自浙江入。而公以前知香山縣。罷官。向與王有舊。乃令其長子儀募兵帥之。赴王請自効。王喜。即令公以知諸暨縣從征。追擊紫閭山。破之。又擊楓橋賊。破之。而甌人之謀應精忠者俱殪。王即軍中遷公溫處分。巡道僉事。駐吹臺。益募兵自為一軍。進破石塘。奪楊梅崗。精忠之驍將曾養性之溫州。公使儀還擊。大破之。精忠正震于鄭氏汀州之逼。而大兵已奪仙霞關而入。公為前鋒。乃遣人說之曰。鄭氏害日深。而延建又失。跋前疐後。其誰與守。何不束身歸于天子。以求生。而反貽鄭禽乎。精忠狐疑。公單車至其營。說之。精忠享公。其賓客皆列侍。公飲啖醉飽。指畫

抗爽。享罷。長揖徑出。曰。王自裁之。精忠曰。是殆李抱真之流。定不欺我。遂降。論功。即以公為福建布政使。仍從征。追勦鄭氏。精忠之降也。諸將多畏罪歸。經遂乘虛盡取興化。邵武。而吳三桂驍將韓大任者。世所稱小淮陰也。為三桂度嶺取吉安。被圍久。援兵不接。突圍由贛入汀。將與經合。公曰。是雄兒也。不可棄。以資賊。復單騎至其營。說降之。簡其兵。得死士二千。厚養之。即以為親軍。汀州平。自大任降。而公之威名益盛。十有六年。隨親王收邵武。復收興化。尋盡收漳泉之地。經遁入廈門。公復挾大任以臨湖。說其守將劉進忠亦降。鄭氏棄惠州而去。七府既定。或謂南荒其乂矣。公曰。二島未平。莫高枕而卧也。明年。鄭氏果

復出。二月，連下玉州。三汊河福河下許堡，取石馬門，入鎮門。又陷灣腰樹馬洲丹洲壁爐諸堡。其驍將曰劉國軒、吳淑、何祐，而國軒尤勁。于是總督卽廷相，嗣海澄公黃芳世，副都統胡兔，合軍漳州以攻之。檄會事海將軍喇哈達都統伯穆黑林之軍于福州，平南將軍塔之軍于潮州，提督段應舉之軍于泉州。畢至，公以所部敗臺人于壁爐，俄而黃芳世、穆黑林遇之灣腰樹而敗，胡兔邀之鎮北山麓，又敗。公子儀自三汊河援之，亦敗。段應舉戰于祖山，大敗，奔入海澄。國軒取平和還，圍海澄，斷塹環椿，飛鳥莫能渡。沿海無賴輩從之如雲。于是天子震怒，將逮督臣，諭王求其代者。王及將軍以下，

合辭荐公。六月，乃即軍中，不次拜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且令節制諸軍，急援海澄，而以按察司吳公興祚為巡撫，助公。馳督諸軍至葛布山，謀解圍。而海澄食盡，已陷。應舉投縋，死之。總兵黃藍巷戰，死之。官軍失陷三萬餘，馬萬餘。國軒下漳平、長泰、同安，旁略取南安、惠安、潞、永春、德化諸邑。七月，圍泉州，號稱十萬，寔六萬。公分兵救泉。亟令諸將扼險要，儲料并繕治諸城堡，而密陳于天子曰：賊之所以稀突而無前者，蓋閩人為之用也。閩人自成功以來，積為所脅，故其餘孽之來，靡然從之。閩人絀而臺人張矣。今必有以壯閩人之勢，當先有以固閩人之心。而後賊可退。又必出奇計，使臺人

反為我用。而後賊可。是固非但爭衡于一勝一負之間者也。

天子是之。降璽書褒勞。盡委以軍事。且謂閣部諸公。閩督今得人。賊且平矣。公乃大布方畧。令平南將軍以下。分道出綴之。輕兵抄其餉道。乘間復平和漳平。而總兵林賢等。敗其水軍于定海。九月。國軒乃解泉州之圍。并力攻漳州。大會二十八鎮兵為十九寨。列鋒相望。國軒以十七鎮精兵三萬。軍于西。吳淞何佑。以十一鎮精兵二萬。軍于南。請于大軍決戰于龍席蜈蚣二山之間。公五檄泉州兵未至。而城中惟平南將軍兵。及耿精忠歸正兵。漳人洵懼。公曰。賊恃勝而驕。謂我兵弱。不敢出。若出不意奮擊之。必敗。則不復能軍。平海在此後矣。每日春容飲博自如。而胡都統以騎至。合之亦僅得八千人。公即以胡為前軍。自以所部總之。分賴耿之兵為後二軍。前軍接戰不利。中軍繼之。亦不利。耿兵繼之。稍勝。賴兵出。國軒不支。前軍中軍還而攻之。連破十六營。斬其將鄒英劉正璽吳潛等。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四千級。溺死者萬數。國軒泅水而遁。奔海澄。官軍乘勝復長泰同安。是冬。公遣客中書舍人張雄入廈門撫經。不從。十有八年。念海澄與廈門金門海壇相首尾。不可率下。乃請復設水師提督。而大開脩來館于漳州。不受官爵資財玩好。凡言自鄒氏來者。皆延致之。使以華穀鮮衣炫于漳泉之郊。供帳恣其所欲。漳泉之人爭相

喧集公時掀髯笑曰昔人捐金施間雖信陵君之親而才廉頗李牧之武亞父龍且鍾離昧周殷之骨鯁可坐而盡也况暨子之游魂乎子是不終歲其五鎮大將廖典黃靖賴祖金福廖興以所部降却奇烈陳士愷等繼之林翰許毅等皆被用却氏始上下相猜沮而簡練諸降將之卒充水師驟益二萬餘人乃令巡撫吳公與水師提督萬正色攻二島明年正月官兵逼海壇鄭氏戈船將朱天貴故受公約首以所部五樓三百降遂復海壇公待天貴厚以為親將竟用其兵盡破十九寨國軒茫然失恃棄海澄入廈門正色進兵逼之國軒棄廈門金門奉經入臺灣其時成功之妻董氏尚在堂數經曰汝父之業衰矣汝輩不才子吾聞姬公天人也其更無往闕土既平吏兵二部列上公功所應加者四百餘級

天子晉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世襲輕車都尉公子儀都督僉事總兵世襲騎都尉初閩人嘗成功之世內輸官府賦外又竊應成功之餉以求免劫掠奸民乘之日以生事而民之供億亦困于是遷界之議起定沿海之界而遷之域內出界者死成功雖以餉不接不復能跳梁而被遷之民流離蕩析又盡失海上魚鹽之利而閩益貧及耿精忠至封山園地莫敢裁量日且益耗已而耿却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

民屋居之。無所得器械。則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後。則即以屋中之民後之。朋淫其妻女。繫其老幼。暗啞叱咤。稍不如意。箠楚橫至。日有死者。加以飢饉。而民之存者寡矣。公自入閩。蒿目傷心。謀所以拯疲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如除口率革排夫。舖甲減芻。後時與悍將驕兵。悉力相持。及郅氏奔入海澄。公言于王曰。今陸地已無賊。材官蹶張。必不能秣馬而驅之。波浪之間。則所重在舟楫。不在鞞鞞鞞也。而軍需又匱。禁旅養馬。且三萬。一馬日費穀斗有六升。一馬可支十人之食。是撒馬日足養水師三十萬人。非但為民寔為國也。且禁旅久暴露矣。胡不奏懷告閑乎。王曰。極知公言是。然今耿精忠在軍。居然仍請南王也。苟精忠不肯還京。其奈之何。故公連上三疏。朝臣莫敢主者。及廈門平。請益力。且令客婉說精忠入朝。天子乃允。公詔王班師。但留吳喇二將以善後。既而盡撤之。而禁旅將驅男婦二萬餘人去。公流涕力請于王。令軍中敢有私携良民者。殺無赦。而公則贖之以金。臨發盡取以還民。禁旅得金亦各欣然而歸。于是始請開界。公言南海一帶俱有阨塞城寨。可以立戍。俱有田可耕。而魚鹽蠶蛤之利尤大。若分屯設衛。令之開墾。得與鮫人蠶戶參錯而居。所以安內而攘外也。由福清而南。臣已相度經營。了然可措。得開商市。給牛種。為國家恤流亡。而收甌脫自然之利。保無患焉。

天子遣一侍郎勸視亦弗敢主也公連章任之乃報
可自撤兵而閩人出湯火之阨更闢界而閩人得耕
漁衣食之資相與狂踴喜躍曰妣公活我公乃大造
八槳船娘船隻逢船并請招紅夷夾板船以圍臺灣
初却經有嬖人施奕者公密招之令擒經以自歸奕
諾公而事洩會經歿其嗣子克塽少公又結其行人
傅為霖將用我故臣續順公沈瑞以覆却氏續順公
者其先明將沈志祥自遼左即歸於我時已有恭順
懷順智順三王皆降將故以續順為之名其後出鎮
閩尋移粵耿逆之反并其軍遷之饒平却氏攻饒平
而獲之遂以入臺至是公密約之糾合十一鎮刻日
將發事洩瑞等歿公又購士（歿）入臺令縛國軒者再

雖皆不克然却益以崩剝不知所為方施娘之叛成
功而歸附也

世祖即以為水師提督駐海澄成功沒娘以平臺自
任出兵不克頗疑其貳召入京師不復用而水師亦
罷公之以布政使奏軍事也即荐用娘不報及為總
督乃以萬正色任之至是請改正色為陸路仍以水
師用娘且曰臣願以百口保娘必無他
天子始遣之既至厚給之是時閩人皆知却氏亡其
漏刻公之入臺特過師枕席之上耳其必用娘者特
以為其成功故將欲借之以為先驅而不虞娘之輒
思攘功娘至即密疏請以公駐廈門而已獨以師進
時公已率師出海見娘疏不擇自陳請行

（向有脫誤）

詔召公還廈門。二十一年五月，將由銅山出師下澎湖。公主乘北風，以十月攻湖北。娘主乘南風，及時攻湖南。公曰：澎湖之南，可泊舟者，惟娘媽宮耳。使賊固守，未能猝下。我軍進退且失據。若其北澳，甚多進退。澎湖下而臺灣潰矣。且盛夏多颶風，尤宜擇地。諸大將吳英、林賢、陳龍等，皆曰：「姚公言是。」娘諾之，而頗不以為然。是年，不果出師。次年六月乙亥，娘竟以師行。公又戒之如初。娘竟南行，國軒果守娘媽宮，不可入。丁丑，颶風與潮俱發，我軍前鋒皆為急流飄散。國軒以精兵二萬自牛心灣出，其將林陞以精兵萬自雞籠嶼出，夾軍攻我軍。集矢于娘之目。娘惧，時官兵泊八罩，其地甚惡。公遣使譙之曰：「不用吾言，竟何如矣！」雖然，勝敗兵家之常。颶風亦當止。吾前所約諸賊將，必有至者。汝速赴之。娘得書，且慙且喜。而賊將呂翰等間使果至。娘復進澎湖。水亦驟長。癸未，朱天貴先進，大敗國軒軍。其衆爭降。天貴亦歿。而國軒由吼門佚出去。公遣卒以大船運金繒貨米，旁午來軍。且諭娘曰：「凡降卒皆大賚，而遣之歸，以携臺人之心。娘如言行之。先是漳浦道士王性震自臺來降，公以為千戶。性震自言能得國軒要領。公遣之。國軒曾以書密報公，然未肯遽降也。至是，性震故洩之。于是國軒君臣自相猜，既破敗，欲更出閩。其下莫為用。大兵遂由鹿耳門平行而入。七月甲午，國軒以鄭氏降，繳上成功所遺延平郡王。漳國公招討大將軍忠孝伯御

營都督等印信。除道出迎。八月癸亥。大兵前歌。後舞入臺灣。自公以布政使隨征。即自繕部兵。不資國帑。及築脩來館于漳浦。所捐撫軍三四十萬。及贖難民。所捐金亦如之。至是策勳大賚。又十餘萬。而未嘗絲毫取之百姓。莫知其經營所自出也。公笑曰。臺灣則既平矣。然亦銷金一大鍋子矣。于是北風正利。煨乃遣其子弟由海道自津門先告捷。而後上露布于公。而公之告捷也。由驛道行。及至。則後煨已二十餘日。天子既得煨疏。大喜。軒之在平滇諸勳之上。而怪公疏之久而至也。閩士之仕于京者。亦皆先入煨之說。左袒。莫有為公言其故者。乃以首功封煨。將以次及公。疏言此皆廟謨大定。微臣無力。

天子疑以為懟焉。未幾。有名掌中樞之命。而公已不起。前明故太僕沈公光文。鄞人也。從亡海上。由浙而粵。而閩者。廿年避地于臺灣。其依鄭氏者。亦廿年。成功沒。太僕以經不克負荷。頗有風刺。幾為所殺。乃削髮為頭陀。至是。老矣。公遣人首致問曰。管寧無恙。將其扉履送之。還。公薨。太僕亦竟歿于臺。鄭氏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或視其文曰。生女滅難。十億相倚。丁庚小熙。莫能解也。至是。而乃知十億者。兆也。兆倚女者。妣也。酉者。雞也。成功之賜姓也。蓋歲在酉。天定之矣。雖然。公之勳業。預徵于六十年。易代之先。而不見白于平成之日。公之才。足使海外之窮奇。貳負革面革心。以向化。而不能使共事之寮。不負恩而背德。公

之智能預定大荒風信軍行利鈍之期而不料捷奏
之居人後亦何莫非天阨之哉姑無論平臺之謀盡
出于公平臺之軍器軍裝盡出于公而娘不過一將
之力且幾以方命連制致誤軍機卒之戎戰克敵者
皆公部下之士即令竟出于娘而亦思以百口保娘
者誰乎是公亦宜受魏無知之賞矣則甚矣娘之伎
也雖然公之薨也百城驚恨群聚而哭于都亭春不
相容降卒有私為持服者而漳泉二府之民爭乞公
之遺衣冠葬之某鄉福州之民欲由葬公于城外之
東山既不得請麻衣執紼踴躍送者直過仙霞嶺端
而各以私錢為之建祠甚且有肖公之影祀之家者
迄今將七十年閩人語及公莫不太息以為功之未

酬不以靖海為里人而右之也則亦可以見公論之
有在矣予又聞公之病疽也始于廈門之歲時有鼓
山異僧者善醫延之既至曰病不足憂也天之生公
將為閩疆奏蕩平焉今事尚有待公未歿也果不踰
時而愈及臺灣既定直復發仍延之則辭曰疾不可
為矣夫閩疆既定公其逝矣老僧雖往無益也嗚呼
孰知天責公以閩事既成而即剪其命天亦謂之何
哉公諱啟聖字熙止晚字憂菴為浙之紹興府會稽
縣人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官其三世妣亦如其階初
娶何氏其後再娶俱沈氏享年六十公生而旅力過
人廣額長髯目有芒如電閃逼人常遊于松江
守趙君署中午睡鼾聲甚厲僮僕窺之則雕席也大

驚性豪蕩其使金錢如泥沙甫冠以諸生遊通州受侮于土豪公怒請自効于大軍之下金陵者求官通州竟得知州事既至立杖土豪殺之尋棄官去歸而游于蕭山之郊有二健卒佩刀驅二女行一老翁隨哭之則其父也公陽呼二卒與之語且勸以稍與翁金卒許諾公出不意奪其刀連斃二卒謂老翁曰速以二女而去然所殺者乃北來兵跡捕急遂變姓名亡命江湖間不得已籍于奉天鑲紅旗下康熙二年公疏請旗下開科試士

聖祖曰可公以第一人荐遂知香山縣甫下車澳門賊霍侶成被猖甚督撫不能制公以計擒之俄而逃去公又以兵縛之澳門始平論功應得上賞督撫惡

之反以通海誣之且將置之死公夜見平南王尚可喜而訴之可喜上疏言其枉督撫皆以是自殺而公亦罷官客粵中且無以為生時公年五十見者多歎其拓落而公之志浩然軍事起五年而建節五年而成平海之殊勛幕下士自上客元隨健兒走卒因之以取高官者項背相望亦盛矣哉暨其薨私庫蕭然無儲蓄諸子賣田以葬貧如故子則謂公之歿而猶視者正別有在而不在于賞之有無古人功成辭爵公亦何必不然而反以缺望快公肯之乎獨是公拔身疏遊之中驟致登庸大小六十餘戰皆親臨之遂以元樞持節計功雖足以報而未嘗得一入長安見

天子荷蘭一片土，夙夜魂魄所經營。既已牛酒夾道，望見元老顏色，而未得一履其地，以觀魁結之同風。累年金革，欲以角巾歸第之後，稽首。

天子賜歸剡湖，而竟成于官。是則勞臣之所耿、者。爾初，何夫人絕有力，不止舉白而已。公聞而奇之，因娶焉。是生長子儀，高七尺，雄伟魁岸，千夫辟易。嘗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踣躅前却，不能自由。挽弓四鈞，百步之外，洞數札。畜壯士張黑子、鐘寶、王三、癡等，嘗置左右，令募兵而教之。酒酣出鬪，無不一當百。閩人望見先鋒，曰：「是姚公子之旗也。」以從征，授知縣。未上，再晉秩，累官尚書刑部郎，改知河南開封府。詔以京堂用，儀以少長軍間，請効力邊戎，許之。不次。

授江南狼山鎮總兵官，尋改湖廣偏沅總兵官。終于雲南，慶鶴總兵官。平臺之後，儀已去閩，論者謂其與娘同行，必有所以制之，而惜公計不出此也。支子三，曰某，知江南廬州府。曰某，未仕。曰某，知四川石泉縣。其出為人後子一，曰陶，累官直隸分巡，霸昌副使。實第二，四子皆從公籍于旗，而陶以為人後，故由居會稽。陶亦能吏，以守淮安府，得罪于淮之達官，卒為所中而罷。今知膠州述祖，其子伉僕，稱其家兒。子予為同年生，方銓次，公奏文移為平海錄，如干卷，而請列公祠于命祠，許之。公之歸，葬于越，禮文一切未具，更二十餘年，而蕭山毛檢討奇齡始銘其塋道之石，然嗛、有未盡者。及考之北平王孝廉之傳，稍詳矣。然

于事多舛焉。夫先烈如公，國史所取徵也。若之何不
備，乃因述祖之稱請更為文一通，貽之，異日嗣

天子討論先世勛臣，以光典禮，必有以公之事
上聞者，予文或可采也。其銘曰：

有媽之後，河嶽降精，其唾為風，其唾為霆，東寧小腆，

化為長鯨，藉口故國，以希橫行，濤狂霧毒，祝融獸腥，

遠竄未僵，終待觀兵，公笑而起，不震不驚，麾以黃鉞，

繫以朱纓，舵樓閑、風帆盈、飲飛桓、水犀甕、

間使絳、降幡繩、所聞者智，豈事力爭征，天時地利，

不爽神明，誰違公言，幾喪其旌，危關失險，一夜潮平，

甲螺稽首，百輩來廷，甲螺紅夷頭目之名，奠彼南極，浮石早徵，功

成身實，君子無爭，其不朽者，三受降城，宛委山頭，想見英靈。

鮑埼亭集卷第十六

甬上全祖望謝山

翰林院編修湛園姜先生墓表

湛園姜先生卒四十年，其家零落，會有詔修國史，臨

川李先生曰：四明之宜登文苑者，非先生乎？不可無

行實以移館中，予乃披拾所聞而詮次之，而却義門

曰：先生墓前石表未具，曷即以此文為之，而移其副

于史局，予從之。先生諱宸英，字西溟，學者稱為湛園

先生，浙之寧波府慈谿縣人也。少工詩古文詞，其論

文以為周秦之際，莫衰于左傳，而盛于國策，聞者駭

而莫之信也。及見其所作洋、汨、隨意出之，無不

合于律度，始皆心折。寧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

醇汪茗文醇而不肆惟先生文兼于醇肆之間蓋實錄也詩以少陵為宗而參之蘓氏以盡其變當是時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曲心文學先生之名遂達宸聰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蘓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于是京師之人來求之者戶外之屨恒滿會徵博學鴻儒東南人物首及先生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州韓公相約連名上荐而葉公適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于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豫翰林新城王公嘆曰其命也夫已而葉公搃修明史荐之入局以翰林院纂修官食七品俸仍許與試

題當作

省尚方名林元

尋兼豫一統志事元先生入闈同考官無不欲急得先生者願旋得旋失而先生亦踈縱累以醉後悞科場格致斥又嘗于謝表中用義山點竄竟典舜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蘧其有出乎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高擱其卷不復發騰願先生所以連蹇正不在此常熟翁尚書者先生之故人也最重先生是時枋臣方排睢州湯文正公而尚書為祭酒受枋臣旨劾睢州為學枋臣因擢之副詹事以逼睢州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頭責之一日而其文遍傳京師尚書恨甚願枋臣有長子多才求學於先生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曰安三勢傾京師內外官寮多事如舊史之芻蕘

先生者。欲先生假借之而不得。枋臣之子。乘間言于先生曰。家君待先生厚。狀而不得。大有攸助。某以父子之間。亦不能為力者。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事可立諧。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宜降意焉。先生投盃而起曰。吾以汝為佳兒也。不料其無恥至此。絕不與通。于是枋臣之子百輩請罪于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知之恨甚。枋臣遂與尚書同沮。先生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即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搆崑山。亦惡先生。願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尚健。憐為先生通榜。卒不俟。則亦古人之遺也。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闈。復違格。受卷官見之。嘆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而歸耳。為改正之。遂成進士。及逢大對。聖祖識其手書。特拔置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先生以雄文。願學困頓。一生姓名為天子所知者二十年。至能鑒別其墨跡。雖有忌之者。而亦有大老吹嘘。不遺餘力。乃為老始登一第。其遭遇之奇。蓋世間所希。既登中秘。神明未衰。論者以為當膺廟堂大著作之任。以昌其文。乃甫二年。而以己卯試事。同官不飾。簋簋牽連。下逮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願以其事。注渭。各具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歿。新城方為刑部。歎曰。吾在西曹。願使湛園。以非罪。歿獄中。媿何如之。嗚呼。桑榆雖晚。為霞尚足滿天。而奇禍臨之。是則大造之所以厄之者。毒也。先生家居。孝友之行。粹然無間。與人

交相幅不立城府論文則妮、不倦書法又入神直
追唐以前風格生平無纖毫失德故既歿而惜之者
非徒以其文也所著有湛園未定稿葦間集皆行世
先生之文最知名者為明史稿刑法志極言明中葉
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為後王殷鑒一統志中諸論
序亦經世之文也晚年之嗜經學始多說經之作未
及編入集中而卒予生也晚不及接先生之履 頌
世人所知者但先生之文而茫然于其大節豈知常
熟一事則歐陽亮公之于高若訥不足奇也枋臣一
事則秦少南之于秦埴殆有遜之若始終不負崑山
則又其少焉者矣臣、徒以文乎哉其銘曰
吾鄉文雄樓宣猷公誰其嗣之剡源清容易世而起
有湛園翁白頭一第亦已儻冬何辜于天竟以出終
茫、黃土冥、太空

大理梅廬陳公神道碑銘

公姓陳氏諱汝咸字莘學別字梅廬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則翰林怡庭先生錫嘏也翰林于梨洲為高弟而其論格致之學不甚合故梨洲所作翰林墓銘有微詞狀梨洲每屈指門下必首推翰林之篤行公少隨父講學于證人社中心領神悟多所自得梨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沉也目無流視耳無妄聽和平端慤于星律歷方輿之說無所不究而尤得力于慎獨之旨驗其功于修己治人之間然公未嘗以道學之名自居成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常座主安溪相公方以講學招來後進同年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最先服膺招公同往

公曰、梨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濫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究歸于蕺山慎獨之旨、乍聽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相公步趨朱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若何也、江陰為之瞿然、出知漳浦縣、漳浦最健訟、胥吏能以一訟破中人產、公下車、著令、凡戶婚田土、皆委家督宗親地保議之、議成、息訟于官、其大者、酌其地之遠近、被告入應拘者、即交原告人呼之、被告入聞控、即具訴、至即訊、不令稽延時日、胥吏無所施其奸、縣民輕生、每以小怨、輒服斷腸、及諸毒以自戕、奸人因之煽訟、公嚴禁之、而猶恐斷腸州之多、乃倣古法、令有罪者、買此州以自贖、又捐金募民致草、以絕其種、俗尚巫、民有病、輒請妖師、狂祈謬祝、費不貲、藥石食皆卜之、食其吉者、食而疾則曰神所不佑也、公開陳曉諭、巫風以息、其為漳浦立百世之利、尤在編審一事、舊例世家有盈數千畝為一户者、下姓有數十畝為一户者、每族置戶長地丁藉以徵納、強弱後先、小頑大黠、乃定三百畝為一户、令民親供寔產、糧多者為戶長、以次輪催、丁亦如之、催科自此不擾、以都鄙之民、其分保有大小不一、則奸匪易匿、而公務不均、乃定二百家為一保、無所頗焉、閩之丁口、以明初戶籍為據、有遷居百年、而原籍丁糧未除者、官吏閱移甚苦、公援國制、令入籍二十年以上者收之、遷籍二十年以上者除之、各縣皆以為便、又盡清屯產寺產、鹽法則漳浦歲額六百餘、舊

例食鹽與酒鹽者，皆得供課，不盡歸商也。其後派引配賣，悉歸于商。於是添設四場十六館，巡丁四出，顆粒盡征，給價短額，頒發亦愆期。公請復舊例，有徹商銷引之議。而大吏難之，公曰：「法即不可更，不難行仁于法中。」即革去場差，免認保，杜包納，寬餘鹽之禁。漳浦農商積弊，皆為之肅然。一洗公恂，文弱儒者，氣體羸甚，視日而行，擇地而履，顧其在海上，方畧四出，令各鄉練鄉兵，日則瞭望，夜則巡邏。壬午夏，有賊黨數百，潛伏縣之七星洞。公急檄官兵擊之，賊遁去。已而又聚于丹灶山中，公發鄉兵擊之，賊又遁去。已而又聚于和山中，公計掩其魁，曾陸賊徒始散。已而以計擒海中大盜徐容，亦大頭目之一也。公細審之。

前作密及作密
必有一誤。後改
之作密弟密
為是

因并悉五賊巢穴，及勦撫機宜，請于督撫，願身任其事。督撫以公書生，未敢遽付之兵，但以事密聞。於是聖祖遣大臣自閩入粵，即携徐寧以往。五賊之中，勦撫者四，則皆公發蹤之功，而賞弗及。海上自鄭氏騷擾以後，不復知有學術。公下車，見學宮有伽藍祠，大駭，立毀之。東嶽行祠中有淫祠，香火甚盛，焚其像，朔望為諸生講明經史。湖漳之學者，自高公東溪、陳公刺夫、周公翠渠，而尤表章黃公石齋之學。設其貫義，理象數而一之，如武庫之無不備，乃重修朱子祠之在銅山者，而以石齋配食。石齋故有明誠書院，為浮屠所據，理而出之，又修朱子祠之在雲霄者。與銅山相，贍以祭祠之稅。自東溪至石齋諸公書，皆輯之。

何公元子有經學、購之以示學者。莆田鄭奕仲、精于易、并其書、當時安溪以朱子之後一人自任、欲學者各尊其學、不名他師、而公以為諸儒之躬行、各有宗傳、旁搜遠紹、不徒為雷同之口。縣有無為教、又有天主教、至公盡逐之、而崇祀明殉難忠臣都御史陳公士奇、巡道陳公瓚、高尚遺臣御史張公若化、長史張公若仲、于學宮、鄭故大學士錢忠介公墓在古田之在黃蘗山、公清釐其墓田之為人所據者、繪圖以貽其後人、不數年、漳浦遂成鄒魯之俗。公知漳浦六年、督撫已交章荐公、輒為部議所格、及更一紀、尚未調、益公以請學不甚當于安溪、而安溪子弟在家、以吏事請託遍于閩中、公為安溪主試、所得士、其子弟益復旁午而前、公致言安溪、謂相公方以講學居鈞輔、當防閑子弟、安溪以是大愠、公既無相門之援、而選即索公賂不可得、遂共厄之。會南靖山賊陸梁大吏以公在漳浦、而境內無盜、乃調之漳浦、父老相率請亩于憲府、不可得、乃相與運糶鋤桔槔薪木、橫陳縣門、以塞路、晨夕守之、已而公束裝出、父老蠶涌而前、奪輿人之損而損之、以公還署、公乃徒步出、詔父老曰、吾今日飲酒于李秀才家、未去也、夜半、變服呼城守卒開門而出、父老及旦而知之、追送數十里、雨泣而別、乃裒公在縣時告約諭條文、移輯為漳浦政畧一書、梓之、又建月湖書院以祀公、月湖公所居也。其治南靖如漳浦、招降歐山逋盜、有來而復叛者、以

計擒之。大興境內河渠未期內名為刑部福建司主事。黜舞文之吏。以正法紀。尋遷廣東西道御史。巡視西城。逐白蓮教之在道觀者。尋疏言。臺灣白糖之利。遠及三江。兩浙沿海居民多前往者。日久不能保無奸人。各縣給照。不能辨其奸否。全聽于出口一驗。更無從辨。臣在海上。未嘗輕給一照者。此也。宜嚴盤詰之法。又言。駐防營伍。例用內地兵。更番迭換。今當及瓜之際。有私用閩襲者。名存實亡。恐兵以老而漸驕。宜杜頂替之習。次年聞海賊突燒營汛。船隻。疏言。凡船出海。非掛號所能查。而徒增其害。海上歹民。其始皆坐小船竄去。及出奪大船而行。則大船之關牌。照盡已歸之。原不必掛號也。商船利走大洋。無礁礮以隔之。風迅帆急。歹船難以攔劫。今以掛號故。不得不沿灣迂行于礁礮之間。而歹船乘之。是掛號反為商人之累也。又言。巡哨之船。當以南北風信為準。春夏多南。哨船多聚本汛之南。秋冬多北。即各聚本汛之北。船聚則兵強。風順則船利。若分汛各澳。則力既分。而風或阻。雖見南船被劫。而莫能前矣。又言。海賊雖終年波蕩。入冬必返其家。故其下海之劫掠。皆責之巡哨官弁。而未下海之劫掠。皆責之本籍縣令。誠能力行保甲。何不可窮治之有。疏上。

聖祖嘉納。溫旨賞賚食物。始有大用之意。而沿海遂罷掛號之例。商船至今感其德。是年海賊陳尚義乞降。尚義即故盜徐容陸人之一也。前招撫時。獨尚義

不至橫行海上者多年。公言當因來而亟納之。乃自請行。且荐江西舉人阮蔡文。得旨携蔡文等前往金州衛鐵山之城。隍島招撫。陛辭。

聖祖謂公曰。汝乃近御之臣。不可下海。風濤不測。所當慎也。但令蔡文往足矣。又曰。山海關外崎嶇。汝不善騎。當以肩輿往。公感泣謝。蔡文入海。舟果壞。易其副以行。卒撫尚義。復命。

聖祖又謂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公益頓首感泣謝。因為上言隍城島在登州金州之中。宜撥登州汛兵駐之。其筒子溝。天橋廠。亦宜巡哨。又言金州荒地宜闢。遷通政叅議。會有閩中裨將。請改易商船之制。公力爭以為不可。安溪雖不喜公。然不主公議也。尋

有脫誤

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賚駐防士卒。湖北之險峻。莫如施州。街竹溪竹山等處。湖南莫如九谿。永定辰州等處。或以為可代領代給。公不可。由九谿之鎮。巢歷鳳皇營。至乾州。進三篁坐口。入楓木坪。皆紅苗界也。公熟視情形。以籌撫苗久安之策。施州登天樓山絕頂。以瞭當日伏莽故址。搖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公為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返命遷鴻臚寺卿。次年遷副大理。而陝西以荒告。復奉使出。公為學以萬物一體為心。而隨事周詳。以求其中之可安。頌素病喘洩。不堪受勞瘁。乃連年萬里。力圖報答。不肯稍自暇逸。其西行也。

聖祖謂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由菘蓉土參。朕亦

嘗之頗美、可啖也。公頓首謝、入境野有餓莩、即不復御酒肉、山路甚蹇、下馬徒行、一日而踰九嶺、沿途撫慰飢民、流涕沾襟、甫抵固原、疾動、不以為意、猶日馳百里、凡五日而卒、其地曰海喇都、棺衾率畧、飢民聚而哭之、是時

聖祖方欲用公為甘撫、而公卒矣、公之訃至、閩、漳浦人聚而哭之、書院、南靖人亦聚而哭之、于社、至京、鄞人之至在京者、聚而哭之、都亭、而漳浦農商、置祀田以奉公焉、生于順治十五年八月初五日、卒于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娶張氏、贈恭人、子本醇、蔭生、先生家庭之孝謹、里黨之任卹、均無間言、而所以待其從弟汝登、尤篤、嘗語之曰、古人大功同財、吾弟

在同財之例、所恐者、易世而衰、吾子與若子、功服雖減、而同財之限可展也、又約以宦成之後、買宅合居、汝登或介紹後輩以見公、推弟之愛、以愛之、迄今二十餘年、汝登亦老矣、語及公、未嘗不掩面而泣也、公方謝安谿之學、或疑其以師傳不肯苟為授受、及嘗湖陸清獻公稼書所著出、公亟喜而梓之、嘗湖亦與梨洲有異同者、乃知公之非墨守也、公之學、未見所止、其見于世者、亦僅、小試其一、二、斯則可謂太息者也、所著有心齋集、公之卒也、蔡文勤世遠志之、汝登與公子本醇、更令予銘其厝牲之石、予何敢辭、其銘曰、

南雷諸子、大都早逝、再傳有公、始見行事、亦復不年、

僅而小試、東西萬里、雖狀盡瘁、其施未竟、可謂長喟、
但有崇陰、閩疆蔽芾、

提督貴州學政翰林院編脩九沙萬公神道碑

銘

乾隆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提督貴陽學使翰林九沙
萬公卒于家、先是公嘗自葺年譜、謙詞令身後不必
求志表之文、至是公之婦弟錢君中盛謂終不可廢
也、長君承天、屬予序次之、余于公為十世通家子弟、
少陪杖履、又叨同館後進、况生平知己之感、至深至
重、其曷敢辭、但攷之今制、墓道之禮、五品以上用碑、
五品以下用碣、此唐宋以來故制、莫之易也、而館閣
諸臣自明以來、資望最隆、五品以上、其儀視尚書五
品以下、其儀視侍郎、而今制直省學臣、其儀視督撫、
稱三院、則其得用碑、無可疑者、故予于公、庶牲之石、

特令準五品以上之儀。按公諱經，字授一，別署九沙。先世為鳳陽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斌之後。斌之子鍾，以世襲始為寧波衛人。鍾子武，弟文相繼襲指揮。歿世_王事，世所稱四忠者也。又四世而為中府都督同知淮安提兵表，以儒將私泚新建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者也。又二世為_西左府都督僉事福建提兵邦孚，是為公曾祖。生戶部主事泰，為公祖。始喪其世職，為寧波鄞縣人。戶部八子，並有名，而殊尤者三人。其一為公。擇先生斯選，其一為克宗先生斯大，其一為季野先生斯同。公為克宗先生子。初鹿園先生三世葬于杭之西溪。及克宗先生開講于杭，守_逆以守墓定居。故公長于杭，少隨諸父讀書。南雷黃子方移證人書院于鄞，申明蕺山之學。公擇先生_{兄弟}最稱高座。公劔負侍于席末，預聞格物傳心之學教。諸父著書滿屋，公不假外求，耳濡目染，已成學海。一切世俗之咕嗶，不得至前，此固非下戶小生之所能望也。于是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春秋說數十萬言，于克宗先生。又受三禮說數十萬言，于季野先生。受易說數十萬言于世父正符先生。斯禎受尚書說數千言于從兄言。又受關佛之說數萬言于公。擇先生，此其經學也。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歷代史表數十種于季野先生。受明史綱目及崇禎長編于從兄言。此其史學也。而公又性_理之學于應徵士嗣寅，求漢隸原委于君谷口叅攷通鑑地理箋釋于閻徵士百詩。其博且

精也。公成康熙癸未進士，選入翰林。是年公高第，今大學士海寧陳公亦同與省試，且同館。衣冠以為盛事，尋授編修。前侍郎桐城方公時以株連之禍被禁，莫敢保出之者。公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此其朋友急難之義也。尋主山西試事，今尚書太原孫公嘉淦從公問學。公一見推挹，卒成魁儒。此其知人也。尋學黔中，廩奉稍優。九宗五族之中，隨分施之。此其仁也。及報政還京，忌者中之。遂有通州修城之役。此其不因人熱，因以取戾者也。公之歸也，家既罄，蕭然如布衣。賣所作隸字得錢，給朝夕。于是增補充宗先生禮記集解，又數萬言。春秋定哀二公未畢，又續纂數萬言。少嘗取從兄尚書輯成一編，至是又整頓之以成。

萬氏經學從兄明史舉要未畢，續纂二十餘卷，又重脩李野先生歷代紀年，以成萬氏史學。又輯九沙分隸偶存，此其晚年著述之目也。公雖布衣，疏食而見義必為，未嘗少衰。蒼水張公墓道將圯，公極力修之。蒼水固克宗先生所葬，公于上已重九必為設祭。此其繼志之學也。雪竇山人之集為人所得，冒以為其先人之作，公購而出之，并訪其南屏埋骨之所。此其表章先正之苦心也。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如此，而吾讀年譜所載，謙不敢盡及也。此非予表而出之，其誰更表而出之？公年七十有八，而其同年戶部侍郎仁和趙公殿最，以公應詞科之辟，格于部議。然公亦本無意出山，已而三禮開局，宮詹臨川李公又欲荐

公使之成其父書予知公必不能就代為止之願公
之抱恨以卒則予又有大痛者公雖為老而申明青
吉步履康強飲酒尚可數斗猶時、為人作隸字自
去冬家遭大火靡有剩遺元宗先生未刻之書如禮
記集解春秋明辨皆燼焉其他秘抄之本不可數也
公于是終日涕洟眠食俱減自以為負先人擬之夷
伯之震而馴至大病不起生于順治十有六年正月
十有三日得年八十有三娶錢氏封安人明山東學
使故忠孫女也子承天選拔貢生山西孟縣知縣承
式舉人四川萬縣知縣承烈尚幼孫六人曾孫三人
葬于西谿祖墓之旁公為人春容大雅不激不隨尤
喜引掖後進其于抗人物色今編修抗君世授駿于

髫年以為鄒漁仲之流荒落如予公引為忘分忘年
之契吹噓不啻口出晚年大火之後家無拳石而故
人沈峙公之歿貧無以殮公為通告于有力者以賻
之其古道若此嗚呼老成凋謝杉社黯然又豈僅哭
其私而已哉其銘曰

西谿之渚萬樹古梅昔年從公秦亭徘徊今年哭公
古梅同哀邠旆秦許半已蒿萊皆西谿者宿也先塋八葉世
未哀暗香疎影舊德所培

鮪埼亭集第十七卷

甬上 全祖望 謝山

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

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于遷固各有溝澮惟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為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愧于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辭而于經術則已不過皮相之若其憐為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之且從而撻擊之其亦悽矣公成進士七年以奉母未釋褐已有盛名會遺奇不訛安豁方傾倒于公力救之幸荷

聖祖如天之神，宥死隸旗下，以白衣直禁廷，共豫
校讎，且令其與諸皇子遊，自和碩誠親王下，
曰先生事出破格，固無復用世之望矣。然公雖朝不
坐，燕不與，而密勿机務多，得聞之，當是時，安溪在閤，
徐文靖公元夢以總憲兼院長，公時以所見敷陳，
某事當行，某事害于民，當去，其說多見施行，雖或未
能盡得之諸老，而能容之，故公之苦口不一而足，不
自知其數也。或欲荐公，則曰僕本罪臣，不死已為非
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為公言之，倘得行，拜賜多
矣。

世宗即位，首免公旗籍，尋欲用公為司業，以老病力
辭。九年，竟以為中允。許扶杖上殿，以優之，再遷為

侍讀學士。孫公嘉淦以刑部侍郎尹京兆，兼祭酒，劾
挺不為和碩果親王所喜，有客自朱邸來，傳王意，授
公急奏，令劾之。當即以公代之，公拒不可，其人以禍
休之。公以死力辭，不數日，竟有應募上劾者。孫公下
獄，公謂大學士鄂公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亦何顏
坐中書矣。于是孫公卒得免，人多為公危之，而王亦
不以是加于公也。尋遷內閣學士，公以不任行走為
辭。

詔許免，上直有大議，得即家。上之公，感激流涕，以存
不世之恩，當思所以為不世之報。然日益不諧于衆
矣。
今上即位，有意大用，公時方議行三年之喪，禮部尚

書魏公廷珍、公石交也。以謫公。平日最講喪禮。以此乃人倫之本。喪禮不行。世道人心。所以日趨下。而時諄。為學者言之。而是時

皇上大孝。方欲追踐古禮。公因欲復古人之制。隨時降殺。定為程度。內外臣工。亦各分等差。以為除服之

陳廷珍

期。說本之。魏公上之。聞者大駭。共格其議。魏

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尋遷吏部侍郎。公又辭。

詔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甚入部。而時奉

獨對。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謫公。多所密陳。盈庭

側目于公。初。公嘗董蒙養齋。河督高君方在齋中。公

頗言其必貴。故河督最向往公。及其違衆議。開毛城

舖。舉朝爭之。不能得。外而督撫爭之。亦不能得。而臺

省二臣。以是下獄。公言于徐公元夢。令為

上言。國家不應以言罪諫官。

上即日出之。于是公獨具疏。力陳河督之愆。

上頗心動。河督自請入面對。

上以其平日素向往公也。以疏示之。河督大恨。亦

思傾公。禮部共議。荐一貲。即入曹。和碩履親王。泣部

已許之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科。不肯平署。王亦怒。

會新拜泰安為輔臣。而名河間魏尚書為總憲。朝廷

爭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為。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

可置身矣。是後凡公有疏下部。九列皆合口。梗之。難

以睢州湯文正公。天下之人。皆以為當從祀矣。以其

議出于公。必阻之。公嘗陳酒誥之戒。而復古人大醜。

之制以為民即用。又言淡已菰出外番。近日中原遍種之。耗沃土以資無益之產。宜禁之。其言頗切。王潤益為九列中口實。于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托之。上稍不直公。而禮部中有挺身為公難者。公自知孤立。密陳其狀。且以病為稱。許以原官致仕。仍准書局。眾以

上意未置公也。適庶常散館。又以公所私族之。遂被削奪。仍在書局行走。然

上終思之。公一日吏部推用祭酒。

上沉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為之。方稱其任。旁無應者。嗚呼。溫公退居苗臺。神宗方改官制。以為御史夫。非

光不可。其亦古今所同慨也。夫。于是公自以精力倍衰。求解書局。許之。

特賜侍讀銜歸里。杜門不接賓客。江督尹公鍾門求

見。三至。以病辭之。乾隆十有四年八月十有八日卒。

春秋八十有二。公諱苞。字靈臯。學者稱為望谿先生。

江南安慶之桐城人。桐城方氏為右族。自明初先斷

事公。以遜志高弟。與于革除之難。三百年中。世濟其

美。明季密之先生。尤以博學稱。近始多居江寧者。公

亦家焉。三世皆以公貴。贈閣學。公之成進士也。宗人

方孝標者。故翰林。失職。游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

不道。里人戴名世日記。多采其言。姓而不名。其

遂以為公也。及訊得知為孝標。吏議以其已死。取其

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繫公以待命。賴安溪而免難。故公自謂宦情素絕。非有心于仕進。每早。惟擢必固辭。而

三朝之遭遇。實為殊絕。不得不求報稱。豈知勢有所不能也。伯兄舟以高才而不壽。公傷之。推恩其子。道永得官。順天府通判。而道永之罷官。頗遭羅織。亦以公故。公又于故相為同籍。公子道章亦得罪于故相之子。故累上計車。卒不得一售。公少而讀書。能見其大。及遊京師。吾鄉萬徵君季野最奇之。因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為無益之文。公終身誦以為名言。自是一意窮經。其于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經。凡三度。莫雜之。取其粹言而會通之。不喜觀雜書。以為徒費目。

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其文尤峻潔。未第時。吾鄉姜編脩湛園見之。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者也。然公論文。最不喜班史柳集。嘗條舉其所短。而力詆之。世之人或以為過。而公守其說。彌篤。諸經之中。尤精者為三禮。晚年七治儀禮。已登八秩。而日生城北。涓園中。不置。次之為春秋。皆有成書。問讀諸子。于荀管二家。別有刪定本。皆行于世。其在京師。後進之士。挾溫卷以求見者。戶外之屨。昕夕恒滿。然公必叩以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誰氏之文。蓋有虛名甚盛。而答問之下。舌橋口噤。汗流盈頰。不能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戒見徒事于馳騫。故不特。公即館閣年少。以及場屋之後。多不得志于公。百口

戒見向
元有似

謗之。是則古道所以不行于今日也。公享名最早。立朝最晚。生平心知之契。自稱文靖公後。曰江表。曰定公。曰漳浦。蔡文。勤公。西林。鄂文。端公。曰河間。魏公。今相國海寧陳公。曰前直督臨川李公。曰今提憲宣城梅公。曰今河督顧公。其與臨川。每以議論不合有所爭。然退而未嘗不交相許也。雅稱太原孫尚書。曰。殆今世第一流也。及太原進冢。臣而公稍疑之。嘗嘆曰。知人之難。諒哉。履邸雖惡公。而知公未嘗不深。一日鄂文端公侍坐。論近世人物。文端嘆曰。以陳尚書之賢也。而自閩撫入京。聞其進餘金六萬。人固未易知也。王曰。其方侍郎乎。其強聒令人厭。然其竟舜君民之意。殊可原也。而前此力扼睢州。從祀之尚書。

垂死悔恨。自以為疚心。嗚呼。大江以南。近日成日謝。經術文章之望。則公與臨川實尸之。雖高卧江鄉。猶為天下之望。去年卒。今年臨川繼之。蓋無復懸遺矣。豈不悲夫。予之受知于公。猶公之受知于萬姜二先生也。其後又與道章為同年。且重之以婚姻。予之罷官也。公豫其兆。諷予以早去。及予歸而公又以為惜。欲留予。而不知公亦從此被撼矣。公之密章秘牘。世所未見。唯道章知之。而道章先。生卒。故予亦不能舉其十一也。西州之痛。言不敢私。亦不敢諱。安得以銘為辭。其銘曰。經說在笥。文編在笥。雖登九列。依然賈志。強石。何補于事。遺招多口。成茲跋扈。懸知耿。百。長視。

去年卒
能脫一
公字

有脫
字

老成凋喪。嗣子又逝。孰知公者。青蠅僅至。墓門片石。
秦淮之淚。

翰林院編脩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

國初多稽古洽聞之士。至康熙中葉而衰。士之不欲
以帖括自竟者。稍廓之為詞章之學。已耳。求其原
本。確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長洲何公
于三吳散氣之場。傾獨篤志于李。其讀書。蕭然牛毛。
旁推而交通之。必審必覈。凡所持論。致之先正。無一
語無根據。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
家抄本。細讎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疊。而後
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沉迷于其中。而終身未
曉也。公少嘗選^定坊社時文以行世。是以薄海之內。
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為劉道原。洪野^人。嘗
及其晚歲。益有見于儒者之大原。嘗嘆王厚齋。雖魁

宿尚未洗盡詞科習氣為可惜而深自歎然以為特
不賢者識小之徒而公之所得自此益遠則心亦夫
之能盡知也。顧公一生遭遇之蹇則人世之所絕少
者。公天性最耿介取與尤廉苟其胸中所不可雖千
金不屑雖晨炊未具不計也。每面斥人過其一往厄
窮蓋由于此。初受知于崑山徐尚書崑山之門舉世
以為青雲之藉所以待公者甚沃而為忌者所中失
歡戊辰校文之役至訟之于大府遂有下石欲殺之
者。崑山謂何生狂士不過欲少懲之耳夫何甚事乃
得解已而常熟翁尚書亦延致之翁之子妄人也公
又忤之大為所窘及尚書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文正
公滿朝憤之莫敢訟言其罪獨慈嶽君西溟移文訊

之而公上書請削門生之籍天下快焉然公竟以是
潦倒場屋不得舉一荐最後始為安谿李相所知相
與發明大義脫落枝葉醇如也于是

聖祖仁皇帝聞其姓名召見侍直南書房尋特賜甲
乙科入翰林兼侍直皇八子府中然忌者滋多三年
散館置之下等而斥之天下之人駭焉尋得

恩旨由浮沉度常間游歷內外艱又十年始復以安
溪荐得名授編脩然不復直南書房忌者終無已時
箕斗交構幾陷大禍幸賴

聖祖如天之仁兼以知人之哲得始終曲全然亦稀
矣方事之殷校尉縛公馬上馳送獄家人皇以公入
獄眠食如故及所司畫籍其郎中書籍以進

聖祖一在覽之曰是固讀書種子也而其中自無失職缺望之語又見其草稿有薛吳縣令銀金小字之乃盡以其書還之罪止解官仍叅書局公出獄即趨局校書如故是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冊府多資公校之

世宗憲皇帝在潛藩亦以困學紀聞屬公箋疏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九日病卒時

聖祖方有用公之意聞之軫悼

特贈起坊局諸階為侍讀學士公之卒輔躡二十餘年而其門人陸君錫疇謂予曰吾師遭遇之詳予既契知之矣其身後之蹇亦知之乎予曰未之聞也曰吾師最慎不肯輕著書苟有所得再三詳定以為可

者則約言以記之積久遂成道古錄如干卷蓋亦厚齋困學紀聞之流乃同門有荷吾師噓拂之力而晚背之者竊其書去因乾沒焉今遂不可得是一恨也年來頗有嗜吾師之學者兼金以購其所閱經史諸本吳下估人多冒其跡以求售于是有何氏偽書而人莫之疑又一恨也吾師之歿時值諸王多獲戾者風波之下麗牲之石未具近幸得常熟陶穉中太常許為之而太常遽死又一恨也子能為補太常之一恨否予曰諾乃綜述其門人沈彤所為行狀而序之公諱焯字此瞻晚字茶仙江南蕪州府長洲縣人也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因稱為義門先生未進士曾祖思佐祖應登父棟皆諸生聖王代卒年

六十有二。子一壽餘。諸生葬于某鄉之某原。其所著
惟困學紀聞箋行世。而書法尤為時所傳云。此亦
侍即望豁論文不甚合。望豁最惡牧齋之文。而公頗
右之。謂自牧齋後更無人矣。蓋公少學于邵僧彌。僧
彌出自牧齋故也。望豁爭之力。然望豁有作。必向其
友曰。義門見之否。如有言。乞以告我。義門能糾吾文
之短者。嗚呼。前輩直諒之風遠矣。其銘曰。
天子知之。宰相知之。而竟坎壈以見尼于時。穹窿山
上。帶草絲。

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

乾隆十有五年。閣學臨川李公卒于家。公以病退已
十年。然海內士大夫。猶時探公起居。以為斯道之
重。公卒而東南之宿德盡矣。嗚呼。公揚歷

三朝。負重望者四十餘年。以為不過。則亦嘗膺特達
之知。荷非常之寵。內而槐棘外而節旄。至再三。有具
臣不敢望者。以為遇。則乍前而遽却。甫合而離。磨蝎
蒼蠅。旁午中之。何造物之顛倒斯人。一至此也。累蹶
累起。卒不得志。終于翫麟以沒。是則可為痛心者矣。
公也。以己丑進士入詞館。授編脩。即受

聖祖不次之擢。超五階為庶子。自來詞館。公
主試滇中浙中。凡再遷而至閣學。相吏部侍郎。兼副

都且大用矣。以辛丑校書之役。被論罷官。視亦乏河
工。蓋未及一年而已黜。

世宗在藩雅知公。既嗣位。召還。盡復其官。時賜獨
對。參豫大議。時有密勿重臣二人。禮絕百僚。親王亦
折節致敬。而公平揖之。重臣言公賦性剛復。難共事。
乃解閣部二官。但領副都。尋復以為兵部侍郎。直講
筵視漕埽稱。

旨。旋令鎮撫廣西。重臣終心忌之。因作四巡撫論。皆
加醜詆。以為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江陰楊文定公。時
為復撫。今大學士海寧陳公。時為東撫。其一則公。而
蔡尚書為川撫。亦豫焉。重臣又令私人汙公。賦卒不
得。不二年。

後高任
巡不改

世宗思公。召為直隸總督。眈眈倍隆。公力言河東總
督田文鏡之殃民。既面奏之。漏下。猶未退。又重章糾
之。河督亦劾公。以朋黨袒護。屬吏之出自科第者。且
舉動乖張。

世宗始頗直公言。將斥河督。已而稍猶豫。于是封事
狎至。公雖互有所持。而不勝。當是時。

世宗方痛懲廟堂朋比之習。蔡尚書者。素負才而專
已。顧獨傾心于公。會其失眷。忌公者因譖之。以為是
其死友。歷指其踪跡。公益誑。召入為工部侍郎。其在
事方九月也。則新任直督及廣撫。文章劾公。初公在
廣撫任中。當安棹一罪苗。至是逃去。新廣撫
咎。追劾公。從前措置不善。詔使公隻身前往行賦。自

疑

贖不得携廣中一吏卒人皆危之公至而報亦不身
自歸有司訊之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事尋_其已削奪官爵既歸下_刑部聽訊大臣議公罪應絞者十
有七應斬者七共應得死罪二十有四凡屬吏于官
項有虧者皆令公代賠籍其家取其夫人之簪釧視
之皆銅器也獄成世益為公危顧公處之泰然在囚
中日讀書晝飽啖夜熟眠若不知有憂患者時故甘
撫胡君其衡亦以事在繫歎曰真鐵漢也內外諸臣
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

世宗始終念公特以其性剛意欲痛有所摧折而後
前洗之而復用之乃大召廷臣并召公親詰責之公
正色無所撓但言臣罪當誅乞即正法以為人臣不

忠之戒無乞憐語是日也

天威甚厲廷臣皆驚悸汗出浹背恐有大處分而公

自若鄭侍讀曾谷在班中最為予詳言之尋奉

恩旨赦公令纂脩八旗志書敕車贏馬日赴局杜門
不接賓客重葺平生所著書如是者八年

今上即位召見諭曰

先帝固欲用汝即日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授戶部時
頗有欲阻公之起居而不得者顧不一年竟左遷
詹事公平居以行道濟時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雖
三黜而其志未嘗少衰而浩然之氣亦未嘗少減然
而霜雪侵尋日以剝落菁華亦漸耗矣會以_一人憂歸服除又左遷光祿尋遷閣學時方主試江寧

一旦忽大病，神氣遂支離，與人語健忘，一飯之頃，重述其言，絮、數十度而不止，扶疾還朝，詔在京調治，竟不痊，許以原官致仕。

賜詩以寵其行，歸而稍愈，悠遊里社，曾一至黃山，蓋公先世，自王父以上，皆休寧產也。然非復前此之伉壯矣。嗚呼！公自釋褐時，新城王尚書稱其有萬夫之稟，及中年百鍊，芒彩愈出，豈知血肉之軀，終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盡，而要其耿、賁志以終者，世人亦或未能盡知也。世之論公者，謂公之生平，良蹇于遇，頌亦頗咎公之不能善用其才，公以博聞強識之學，朝章國故，如肉貫串，抵掌而談，如決潰隄，而東注，不學之後，已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山立，左顧右盼，

千人皆廢，未嘗肯少接以溫言，故不特同事者惡之，即班行中亦多畏之。嘗有中州一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曰：陸氏之言，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于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于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言。然其實公之虛懷善下，未嘗以我見自是，予以晚進，叨公知獎，其在講座，每各持一說，與公力爭，有時公亦竟舍其說以從予，即其終不合者，亦曰：各尊而聞可矣。故累語客，賞予之不阿，而世方以閉眉合眼，嗉咩嚙晚，伺察廟堂意旨，隨聲附和，自為不辱，則公之道宜其所往，輒窮也。計公在大列，共言者曰：

年大將軍彘堯曰隆太保科昌曰桐城常蘇相公
及為直督勦營田之役曰和碩怡親王公音一
附麗而卒困于河督然其終得保全者則
聖天子嘿有以呵護之也西崦暮齒尚遭側目可悲
也夫公之好尚出自天性故校士則蒙關節之諉察
吏則又遭鈎黨之誣然而詞科之役公方待罪書局
猶諄諄問予以天下俊才各取其所長登之簿錄是
以丙辰復受荐舉過多之罰偶取放翁詩句題楹言
曰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蓋實錄也予
之罷官也徐相國言于朝曰今日李唐事必大作惡
或問之張尚書從亨答曰此乃其辭而微之李唐事
也嗚呼予亦何足以望公而辱諸君之推轂乎其經

制皆足以經世務指麾所至迎刃而解曾一出視漕
即為清運積年之害至今遵行而惜其所至皆未有
三年淹也生平道宗肯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教
也間謂予曰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
况禍福禍福且不足動其心何況得失以此處境不
難矣予于諸生請業多述公此言以告之則泰山巖
巖之象如在目前一念及之足使頑廉而懦立今老
成徂謝後學其安所依乎公諱紱字巨來學者稱為
穆堂先生其居臨川僅二世少負甚讀書五行並下
落筆滾教千言而無以為生嘗自其家徒步負襆
被之薇又之吳人或異其才然未能和也
江撫即君一見曰非凡人也始資給之遂魁其曹三

世皆以公貴。累贈戶部侍郎。娶某氏封夫人。一四考
源、孝游、孝泳、孝洋。並登鄉荐。而孝源為縣令。一
進士翰林。今改御史。公春秋七十有八。葬于某山之
某原。所著有穆堂類稿五十卷。續稿五十卷。別稿五
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朱子晚年
全論二十卷。陽明學錄若干卷。八旗志書若干卷。皆
行于世。公于雍正癸丑之冬。見予文而許之。遂招予
同居。時萬學士孺廬亦寓焉。紫藤花下。無日不奉明
誨。諄于義利之介。戒公以丁憂歸。予以罷官歸。學
士亦以丁憂歸。是後一見公于江寧。則公已病甚。猶
憐。以予出處為念。既歸。不復相聞矣。公之歷官諸
事迹。不能悉述。且亦有事秘不能直陳者。然而予苟

不言。世且無知者。乃略陳其梗槩。然終不能百一也。
嘗謂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生之衷治。學術則文
達文安。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之父。好賢下士。則
克公。文章高處。逼南豐。下亦不失為道園。而堯舜居
民之志。不下荆公。劉賜勁氣。大類楊文節。所謂大而
非夸者。是言是也。其銘曰
用則大受。否則卷懷。曰亨曰屯。我何有哉。所可惜者。
用世之才。困躓而死。志士所哀。名山大川。千古昭回。
英靈之氣。長表券臺。



